

陈德文 著
YINGHUA XUEYUE
— RIBEN WENHUA

樱花雪月

——
日本文化之旅

走进伊豆，首先迎迓你的，
是堪称伊豆乳汁
和肌体的温泉。

——
川端康成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樱花雪月

——日本文化之旅

陈德文◎著

YINGHUA XUEYUE
—RIBEN WENHUA ZHILV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樱花雪月 / 陈德文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96-3383-1

I.①樱… II.①陈… III.①游记 - 日本 IV.①K9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9493 号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徐海燕 沈喜阳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3813778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今天回想起来,上世纪的80年代初,实在值得怀念。沉闷僵滞的空气一下子被撕开,整个国家的活力迸发出来,每个人开始想做些什么,证明自己的价值。许多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事业,就是那时开始的。1980年,我参与了《散文》月刊的创办,以茅盾为首的一大批作家、翻译家,用清新的文字支持我们的创刊,一大批熟悉而久违的名字中,夹着些年轻生疏的,其中就有陈德文。德文兄翻译的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散文《一片树叶》,发表在《散文》月刊创刊号上,和另一篇《听泉》不胫而走,许多中国读者,包括我,从这两篇文字中第一次领略日本散文的美,从此,也开始了我和德文兄之间延续至今的友谊。1983年,我转向编书,提议出版“外国散文丛书”,日文方面,德文兄出力最甚,先后翻译出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东山魁夷散文选》、《岛崎藤村散文选》、《永井荷风散文选》、《幸田露伴散文选》、《薄田泣菫散文选》,以及《日本名家随笔选》。后来我受命主持编辑13卷本的“世界经典散文新编”,德文兄正犯腰痛卧床,在我的坚持下,强忍病痛承担起日本卷的主编。二十多年来,无论编辑工作还是个人修为,我受益于德文兄太多。记得第一次到德文兄在秦淮河畔的寓所拜访,狭小的书房里,一排排精致的日文版名家随笔粘住了我的目光。我忘情地鼓动他,把最优秀的日本散文都翻译过来吧,你译多少,我出多少。德文的高个子有些局促,眯起眼笑着答应,一边张罗放碗筷。那时候我们正当中年,想干的事情脱口而出,出手就做。我虽然在尽一个编辑的职责,对于外国散文,更多是出于内心的爱好。德文兄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愿。他说过,“多年来,我在大学里教书又读书,寂寞之余翻译了几部日本文学作品,编著了一点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我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心中始终有一种不解的‘情结’,那就是对散文的偏爱与执著”。这种散文情结不止于翻译,“时时有一种散文创作的欲望躁动于腹”,眼前的《樱花雪月》已经是作者的第三部散文随笔集了。

我有幸在正式出版前读到这些文字，深感德文兄多年锲而不舍地探求散文真谛的艰辛，及取得的长足进步。全书三十九篇游记，都是关于日本的，从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的石山寺，到川端康成的伊豆；从嵯峨野上诗人向井去来的落柿舍，到小泉八云的故居松江；以及作家正冈子规、夏目漱石的文学圣地松山，志贺直哉留下小说的城崎，岛崎藤村写出《千曲川风情》和《破戒》的高原古城小诸，女作家壶井荣的故乡小豆岛等，作者游踪所至遍及日本四岛，又多为日本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名胜之地，《樱花雪月》带给读者的，堪称一次丰富的日本文化之旅。

我读《樱花雪月》，常为作者对日本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博识所折服。见多识广才能有比较，有联想。写日光的中禅寺湖，作者自然联想到北海道的摩周湖：“这两座湖都是火山湖，都带有北欧的风情。然而，摩周湖清碧、幽深，中禅寺湖明净、柔和。摩周湖有一个湖心岛，犹如一颗美人痣，又似南亚女子额上的珍珠，乖巧可人；中禅寺湖依偎着男体山，宛若出浴少妇，在恋人的怀中愈见风姿绰约。摩周湖缜密得像一口井，长在深闺人未识；中禅寺湖敞亮似一片海，眉眼盈盈含笑意。到了摩周湖，放逸者变得拘谨；看了中禅寺湖，拘谨者变得放逸。”（《日光四题》）在《伊势散记》中，作者将伊势和同为古代日本象征的京都、奈良做了精到的比对：“京都崇秀的山峦、婉曼的河川，奈良巍峨的古坟、典雅的寺院，活脱脱捧出一个古色古香的日本，似乎伸手可及。而在伊势，高旷粗朴的神宫、参天而立的树林、登得人气喘吁吁的青石阶梯，却朦朦胧胧撑起一个遥远的日本，缥缈的日本，叫人无法捉摸的日本。”比较和联想，活泼了文路，推进了思考，使绵密的描写开阔起来，揭示出内心的境界。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作者行文时虽远在日本，常常会联想起祖国。游比睿山坐地缆车，感觉比高架缆车安全舒适，不由得念起“不知我们国内的风景区有没有这样的设施”（《琵琶湖和比睿山》）。《闲话地铁》中，写到日本地铁的线路名称采用具象的词语，而不是抽象的数字，作者的思绪一下子转回南京，设想着南京地铁线路若以建邺、白下、秦淮、莫愁命名，该多痛快、多过瘾。就是在风景如画的中禅寺湖畔，他仍怀想着杭州西湖“早就焕然一新了吧”。拳拳游子心时时跃然纸上。

《樱花雪月》着重以纪游文字写日本的历史文化，并没有忽略对现实中人的

关注。作者颇有见地地表示：“一个地方的历史人文、自然山水，之所以能够惹人注目，关键在于生活于该地的现实人物。”（《小诸，我的记忆》）书中《访禅中津川》、《永井皋太郎和我》，专写与日本友人的交往，细致到琐碎的叙事，恰和日本文人待人接物的方式相称。对于旅途中偶然一遇的普通日本百姓，像北海道钏路卖木雕小熊的女店员、福冈志贺岛热心指路的中学教师、保津川游船上操舵的老人、伊势横丁街头烤鱼的汉子，作者往往忙里偷闲，寥寥几笔就能画出印象，令人难忘。这是需要功力的。

文学写作中，散文最吃功夫。这并非单纯指文字技巧的娴熟。散文要求包容的，不只是你所经历的一些事件或场景，甚至不是一时的感悟。它要求作者摊开全部人生体验，心无挂碍地进入写作，此刻笔下的一山一水一人一物，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文字和血脉中流动的血液相连通。读这样的散文，就像中医诊病，手指一搭上脉，作者的人格气质就全部显现出来了。德文兄自幼家境贫寒，跟着大人在土地上务农，冬夜床头上奶奶讲起的话本故事，是他的文学启蒙。1960年他如愿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又服从国家需要转修日语，从此和日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少时务农的实诚劲儿做学问，“土地”和“文学”是他人生的两个关键词。土地养成朴实，文学赋予丰赡。朴实和丰赡是他精神世界的特质，也是他散文的风格。睹文思人，掩卷忆往，感谢这些文字让我重温昔日的交游。德文兄去日本已近十年了。

“一座闻名的古都，自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积累，但如果代表这些积累的史迹和遗存布局不合理，堆得太密，积得太厚，不留一些舒展能量的空间，就会使城市太古典、太沉重，失去跃动的活力。”这是德文兄在《嵯峨野漫步》中的一段生发。我以为，这见解也适用于散文写作。现代化社会，信息爆炸，空间逼仄，如何让散文能以舒展、跃动的姿态走出一条清新之路，是需要认真探索的。我愿和德文兄以此共勉。

谢大光

2007年冬于天津

目 录

序/谢大光	001
伊豆温泉记	001
琵琶湖和比睿山	005
嵯峨野漫步	010
岛国八月半	017
拼死吃河豚	020
夏 游 热 海	023
从东京到箱根	029
暮秋,在广岛和平公园	033
访禅中津川	036
永井皋太郎和我	039
冲 绳 掠 影	048
秘境北海道	056
伤心春帆楼	071
福冈志贺岛记	074
古 都 掇 拾	079
飞舟保津川	087
奈良鹿话	090
神户的须磨	094
松 江 游 记	096
津和野一日	099
闲话地铁	102

铁路王国	104
风雨移情阁	111
伊势散记	114
南信州之旅	119
下吕一瞥	125
欧风小豆岛	129
温泉的意趣	133
感受雪国	136
长崎情思	140
四国行	148
记住历史的一瞬	158
——广岛、长崎“原爆”遗迹巡礼	
悠悠但马	164
日光四题	170
小诸,我的记忆	175
畅游日本海	183
高原散策	187
九州杂记	192
红叶香岚溪	204
跋	208

伊豆温泉记

日本多温泉，伊豆为最。天城汤岛更是温泉集中之地。说“汤岛”，并不在水中，这里是蓊郁的森林、连绵的山峦。为什么叫“岛”呢？照日语解释，这个“岛”字是指“游廊之乡”、“博弈之地”。“游廊”和“博弈”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于是更加凸显了“汤”字的含义。汤岛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温泉之乡”，举其要者，就有“日活温泉”、“船原温泉”、“吉奈温泉”、“持越温泉”和“嵯峨泽温泉”等名汤。

“走进伊豆，首先迎迓你的，是堪称伊豆乳汁和肌体的温泉。”——川端康成说得不差。在天城，温泉旅馆和浴场随处可见。河川里奔涌着各处“汤屋”流泻的膩水。街巷间飘浮着幽微的硫黄的气息。小径上姗姗走动着新浴后身穿印花浴衣的风姿绰约的女子。

还是川端康成说得好——“各处涌流的泉水，使人联想起女乳的温暖和丰足。这种女性般的温暖与丰足，正是伊豆的生命。”伊豆，自古就是森林和温泉之国，日本人自豪地将伊豆比做“南国之模型”、“国中之南欧”。一年四季，周末假期，这个半岛总是车水马龙，游人如织。旅馆日日爆满，要去伊豆旅行，得提前几个月预订房间。人们奔温泉而来，奔自然、历史和文化而来。

也是为了川端康成，我来到伊豆天城，参加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和作品讨论会，住进了木太刀庄旅馆。这当然也是一家温泉浴场。沿着山路宛转地走了一阵子，绕过桥头，有人说：“到了。”到了？我很诧异，眼前除了一片绿树和一扇拱门之外，什么也没有。旅馆在哪儿？莫非叫我们睡在这块空地上？主人笑而不答，引我进入那个拱门，这里就是旅馆的入口大厅。楼梯一级一级下旋，深不见底。原来，旅馆紧贴于巨壑之下，傍水而建，宛如一个趴在桌边向母亲要吃食的孩子，只露出嘴巴，整个身子都看不见。这个地方的旅馆大都如此。所以，你得临时改变一下习惯，要出门，向上走，要洗澡，才向下走。



伊豆下田港

“木太刀”这个名称也有来历：古代的武将源赖朝获罪被流放伊豆，他看到荒野上一股股水雾盈盈自石下出，随即拔下腰间的“木太刀”掘而窥之，见有热汤奔涌。从此后，这里就改建为“国民宿舍”，取名木太刀庄。

大浴场分设于楼梯口两侧，左为“男汤”，右为“女汤”。“男汤”挂灰蓝色短幔，“女汤”挂枣红色短幔。进口是更衣室，一个大木柜，每个隔档置一藤筐，没有座椅和卧榻之类。只能站着脱衣，将衣服放入筐内。有的温泉浴场在更衣室和浴室之间还有一个化妆室，放着梳子、发油、吹风机等，木太刀庄没有。浴场里有两个大水池，一热一温，和地面一抹平。浴客先用塑料小桶舀一盆温水将身子冲一下，湿毛巾折成方型顶在头顶，静静地在池中浸泡。浴池内是不可以左右开弓，大肆搓洗身子的。泡过一会儿上来之后，坐在墙边的小圆凳上，每人面前都有一个喷头，这时才能随意打肥皂，擦香波，抓抓挠挠。看那些日本人，在浴池内是河马，出来后便是个猴儿。

其实，早浴比晚浴更富有情趣。枕山溪而眠，溪水潺潺入梦中，一觉醒来，东方既白。同室的人还是一片酣声，赶紧从榻榻米上爬起来，半睁着惺忪的睡眼，

拎上半湿不干的毛巾，跌跌撞撞走向楼梯。顺着老路向左一转，眼前突然泛起一片红晕，短幔上明明写着“女汤”！怎么回事？赶紧跑回去问老板娘，她笑吟吟告诉我，“男汤”和“女汤”每天一早都要轮换一次，为了让客人两边的风味都品一品。幸好我及时收住了脚，没有单凭昨晚的经验一头闯进去。

不足为怪，日本人从来都把入浴看做一种精神愉悦。除了洁体，还要玩赏一番。著名学者和辻哲郎说过：“西方澡堂是实用性的，日本澡堂是享乐性的。”就是说，前者纯粹是为了去除污垢，后者则是为了陶冶心性。

黎明时的浴场静寂无人。脚灯在熹微的晨曦里泛着灰白的光亮。泉水不断溢出池外，汨汨地四散流淌。一个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偌大的热水池里或屈或伸，或俯或仰。真是一次豪奢的享受。



天城山上《伊豆的舞女》雕像

转眼一瞧，旁边还有一洞穴，额上刻着“洞窟風呂”四个字。石门窅然，进去一看，别有天地。浴槽窄而深，热气蒸腾。洞外就是奔流的溪水，蓝天绿野，直视无碍。躺在“洞窟風呂”的浴槽内，任凭无数泉眼像小猪吃奶一般突突冲撞着身体，饱尝了日式浴场水热肌滑、神清气爽的特别情味。

男女混浴的习俗似乎已成过去，影视里常可看到。有些中国人似乎也曾体验过，如郁达夫和陈西滢。好像不可思议，但在日本人看来，倒也稀松平常。正如男女可以会餐，可以集合，可以携手共舞一般。只不过是有一个浴池内，每人都有一块毛巾遮身。我曾看过电视中记者采访山国温泉的情景，氤氲的水汽里，男女老少，杂然一池，团坐笑语，其乐融融。伊豆当然也有过男女混浴的，文豪岛崎藤村在《伊豆之旅》一文里写道：“我们的眼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景：经受剧烈劳动的双手、散乱的茶褐色的头发、微微隆起的处女的乳房、长满水泡似乎很疼的男人的嘴唇。”

近代，伊豆出现了两位大作家——川端康成和井上靖。他们虽然不生在这里，但都在汤岛度过了幼年时代，对伊豆怀着深深的眷恋，汤岛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把温泉当成文学创作的主要课题，吟咏一生。井上的自传小说《白粉婆》中作者的化身洪作，在溪谷的“共同汤”和旅馆的浴场里，同小伙伴们嬉戏游玩，温泉成了少年井上靖的天国乐园，又是他接触社会各种人物的场所。井上还在散文名篇《季节》里津津有味地描述过马洗温泉的情景。这件事一直留在他终生的记忆之中。至于川端康成，有人做过调查，他的三分之二的作品都与温泉有关。昭和女子大学教授岩田光子在题为《川端康成和温泉》的讲演中说：“整个川端文学可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温馨’和‘爱抚’。而这两个词语的文学意味源自奔涌不息的温泉。川端康成的艺术风格完全是由温泉孕育而成的。”这位女学者的话很有道理。我觉得，没有温泉，就没有川端康成，也就没有川端文学今日的辉煌。

如今，伊豆天城的温泉依然温暖丰足，狩野川的溪水依然奔泻不止，城乡各地的浴场依然喧闹不休，可是，这里已经看不到两位作家清瘦而幽雅的身影。想到这里，不免有些凄然。但伊豆永在，温泉永在，他们的文学精神永在。

1999年9月

琵琶湖和比睿山

琵琶湖，提起这个名字就令人兴奋。该湖位于京都东侧，是日本古代历史文化的渊源之地。从地图上看，它状似一把倒挂的琵琶，不由得使我联想起“犹抱琵琶半遮面”、“欲饮琵琶马上催”、“琵琶弦上说相思”等名句。湖西是闻名的比睿山，一年四季，山容清峻幽雅，山中有日本最古的寺院延历寺。对于这一处好山好水，我向往已久。

早春二月，大学课业刚结束，趁回国休假前的一段空闲，我决定了却这桩夙愿，遂偕妻去琵琶湖，作一次历史文化漫游。晨由高藏寺赶上7时半的掉头车，于名古屋换东海道快速列车，途经大垣、米原等历史名城，中午时分到达湖畔的石山驿。由车站乘巴士至石山寺山门前，拜谒石山寺。天气晴明，春寒料峭，左边濑田川水清碧似玉，不染纤尘。右侧的山色刚从残雪中醒来，尚未褪去冬枯的外装。石山寺是佛教真言宗大本山，开基于一千二百年前的天平胜宝元年。我来这里是想参拜传说中的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的“源氏之间”。



《源氏物语》之场景

沿河岸徒步5分钟,见山门高耸,面水而立,门前一石碑镌刻“石山寺”三个大字,左右悬两只圆形灯笼。寺门右侧是本堂,石阶高叠,陡然成四十五度,顶端有一棵高大的“神木”,木牌上写着:“天平时代石山寺草创时之老杉。”看样子这棵古树直径约有两米,需五六个人方可环抱过来。沿本堂之侧右旋,阵阵梅香幽幽而来,这里是“第一梅苑”,棵棵梅树都缀满了蓓蕾。腊梅开得最早,一树金黄,香气撩人。这里汇集着梅的名贵品种,红梅有“黑云”、“鸳鸯”、“红千鸟”、“浮牡丹”,绿梅有“月之轴”、“世界之图”、“一才”等。时令刚过立春,红梅已开始吐蕊,而绿梅的树枝也已笼罩着淡淡的绿云。

“源氏之间”位于本堂右侧,从外面只能窥见一座紫式部的塑像,而门扉紧闭不得入。后来蒙寺内一女侍的特别关照,经过本堂的大殿进入室内。紫式部穿着紫色和服,容颜静穆,面对一张书几,右手执笔,正在书卷上写作。我想,面前摊开的书卷就是那部享有盛誉的巨著《源氏物语》吧。

据古籍记载:紫式部生活于天延长和时代(973—1014),是当时的学者藤原为时之女,仕事一条天皇中宫彰子,受上东门女院之命,为叔母选子内亲王(964—1035)创作故事。于是,紫式部遂来石山寺“参笼”七日,玄想构思,完成了《源氏物语》的写作。后世便将执笔的场所命名为“源氏之间”。紫式部被当做是观音菩萨下凡,世世代代受到敬仰。不知道这是史实还是传说,一部皇皇数百万言的大作,全都闷在这座小屋子里作成,总有点叫人将信将疑。而且传说里还有更奇特的事,说一天晚上,紫式部正在眺望琵琶湖水的时候,忽然来了灵感,很快完成了故事的构想。因为手头没有稿纸,向寺里的本尊索要《大般若经》(600卷)作稿纸,一气写完了《源氏物语》。这种说法就有点近乎神话了。然而,不论是虚是实,石山寺同《源氏物语》已经结为一体,许多文士趋之若鹜,今日我也慕名来到这里。

本堂西北的山坡上,有一座小小的紫式部铜像,姿势,执笔正在写作,看样子是仿照土佐光起的《紫式部之图》的姿态。线条流畅生动,人物和书卷浑然一体,不见一点斧凿痕。我们在像前徘徊良久,摄影留念。

相邻的坡面又见一片梅林,还有一片水仙苑。也许是山坡高又向阳的缘故,这里的梅花开得早,开得旺,远远望去,山野间浮动着一团迷离的彩雾。水仙苑

里的凌波仙子，丛丛簇簇，占满一带山坡，身处其中，满眼是鲜黄的金盅般的小花，浓香四溢，几乎要把人熏醉。我和妻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水仙花长在地上，十分惊奇。从前，只是从市场上买上一棵两棵的，供于案头，亭亭玉立于春节后寒冷的空气里。

不光是紫式部，还有一位我所敬仰的文人同这里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就是松尾芭蕉。这位元禄时代的俳谐大师，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觉得都像杜甫。他景慕紫式部，拜谒石山寺的“源氏之间”时，写下一首俳句：“曙光熹微里，已闻杜鹃声。”寺的东北山坡上有一处芭蕉庵，静静立于斜阳之中。庵旁有赏月亭，从这里可以俯瞰濑田的清流。当然，芭蕉庵不仅这一处，这位诗人游历过的地方，还有好几处芭蕉庵。距这里不远还有一处幻住庵，本是芭蕉门人膳所（读 Zeze）藩士菅沼曲翠的伯父幻住老人的别墅。芭蕉漂泊关西时，曾在这里停驻三个月。为纪念这次小住，芭蕉作俳文《幻住庵记》，记述了庵的由来和客居期间的所见所闻，末尾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志趣，是芭蕉俳文中的“白眉”之作。

出石山寺山门，沿山脚下蜿蜒的小路去车站，路旁尽是和风小餐馆，旗幡招展，古韵流芳，发人幽思。

从石山驿乘电车经膳所到大津，然后换乘巴士抵达位于琵琶湖田本的普林斯顿饭店。这是一座高三十八层的半圆柱体建筑。湖岸曲折，水边是用巨石垒成的一带石壁，石壁和道路之间是沙滩、绿水、白石和黄沙，整齐而洁净。“春一番”（立春后第一阵南风）从京都盆地的南口浩荡而来，唤醒了冬眠中的这一湾秀水，琵琶湖喧腾了，整个湖面波涛翻滚，白浪滔天。我迎风跨过岸边一块块岩石，任凭湖水向我扑打过来，饱吮琵琶湖早春温馨的空气。我想起芭蕉游历大津的名句：“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现代作家川端康成同样醉心于这块土地，他说，每当踏上春天的近江路，必然想起芭蕉的名句。他惊叹芭蕉对美的发现，仿佛他自身的情感也包含在这首俳句里了。如今，春之曲刚刚奏响，我就及早来到了这块浸满日本古文化情韵的地方，心里无比激动。我甚至要冒犯“俳圣”一下，很想写下这样的一句：“我与近江人，共庆春又至。”

夜里的琵琶湖又是别一番情景，青天碧水，漾着一弯明月。从饭店二十层下望，看不清湖水的波影，只有那一排排璀璨的灯火，大致描画出琵琶湖尖端的轮

廓来。带着满脑子绮丽的想象，琵琶湖畔我一同进入梦境。

登湖西比睿山，谒延历寺。

延历寺是佛教天台宗的总本山，一千二百年前传教大师最澄为祈求日本国泰民安，率先在比睿山创立寺院，延历寺是日本佛教的策源地。这里名僧辈出，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依法然、亲鸾、日莲、荣西和道元等各大宗派的开山祖师。

比睿山虽然邻近京都，但行政区划属大阪市坂本町。乘京阪本线电车由膳所站至坂本町，仅20分钟，然后爬一段斜坡，经日吉大社，再换乘地缆车（Cable car）上行11分钟到达寺院附近的山口。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这种地缆车车厢呈倾斜之势，也有两条钢轨，但动力是靠一根钢缆来回牵拉。钢缆位于两条钢轨中间的一排滑轮上，遇到转弯处，滑轮也随弯度而倾斜。钢缆两端分别牵拉车厢，中间还有一处供两车交错的岔轨。下滑力和上拉力互相制约平衡。这种地缆车似乎比天缆车（Rope way）建筑的难度和代价都要小，也较安全，日本似乎较为普遍，不知我们国内的风景区有没有这样的设施。这里的地缆车道长两公里，中间只设一站——裳立山驿。山路崎岖，古木参天。就在这座无名小车站附近的枞树林中，躺着一位古代著名文人，他就是平安时代的歌人，《古今和歌集》的选者和《土佐日记》的作者纪贯之。他出身豪门贵族，早年做过官，在“阅尽人间春色”的同时，也深感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冷暖。他非常喜爱比睿山自然景色之美，希望死后永憩于此。《古今和歌集》收入了他自己描写比睿山的一首短歌：“登比睿山归来咏——我来但见山高远，樱花随风任飘飞。”他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纪贯之的墓由三层石板相叠而成，上面围着一堆碎石，中央耸立一块石碑，上书“木工头纪贯之朝巨之坟”。周围古树林立，松涛阵阵。文人身后多寂寥，但我仿佛听到这位诗哲的咏唱一直回响于这片云山野水的上空。

延历寺规模广大，分东塔、西塔和横川三大圣境，几乎占据了半个比睿山。每逢旅游旺季，寺内和殿堂之间有穿梭巴士行驶，供游客乘坐。我们来时因正逢早春时节，山容水态尚在朦胧的冬眠之中，境内只能见到三三两两的游人。深山老林，云雾缭绕。寒气森森，忽阴忽雨。钟声传响，幽远不绝。

不久前在电视里看过南京女画家傅益瑶女士居比睿山，并为延历寺作水墨

画《佛教东渐图》的专题报道,我这次前来,一半目的是为了寻访这幅名画。延历寺境内每一个人,从“门番”到僧尼,似乎人人都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画家。我们穿过一座又一座殿堂,拐弯抹角终于找到了国宝殿,在三楼的展览室里见到了这幅布满整个墙壁的巨型画幅。画面运用人像和景物,叙述了佛教东渐的详细过程,山川云树,古趣盎然;人情世态,栩栩如生。这是用山水人物表达重大历史文化题材的探索和创造,堪称水墨画的一大杰作。除这幅《佛教东渐图》之外,二楼的展览室和走廊里还散散落落地展出了傅益瑶作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计二十五幅。每幅图都是纯用水墨作成,不施淡彩。一笔一画,恰到好处;一物一景,惟妙惟肖。

傅益瑶是国画大师傅抱石之女,1947年生,幼年即从父学画,庭训甚严,旅日十余年,专念于绘事,曾师事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近年来,她走访日本各地名山古刹,绘制以佛教为题材的水墨画多幅,声名鹊起,享誉东瀛,为中国水墨画的传播和两国文化交流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下山时已是午后4时,山风阵阵,寒气侵肤。站在山顶瞭望台上回望琵琶湖,夕阳迷离里,烟水浩荡,妩媚动人,呈现出万千气象。

2002年2月